



历史人物

沙元炳向熊希龄举荐蔡和林

□苇航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竞争尤为激烈,英才辈出:张謇拔得头筹,中考状元;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厅籍丰城人,取二甲63名;沙元炳(1864—1927),如皋籍实业家、教育家、诗文人、收藏家,取二甲47名。

熊希龄为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和慈善家,1913年任职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进士排名,落后于张謇、沙元炳,但是他的年龄,明显小于张謇、沙元炳。三位名士,同年高中,便为年兄。熊希龄、张謇,交游密切,两人共同组阁,前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后者任掌管农林、工商两部。至于沙元炳与熊希龄的交游,也值得关注。也是1913年,沙元炳被选举为江苏省议会议长,也达到他个人的仕途巅峰。他人辞职,无疑得到张謇的支持,但是否涉及熊希龄,无从考证。

近来又有网文《印象沙元炳·人际圈》表述沙元炳遗著《志颐堂诗文集》中没有发现沙元炳与熊希龄的往来痕迹。沙元炳先生作为清末传统文人,所作诗文涉及风花雪月、文友唱和、乡土文史,本是常事。就像沙翁的同乡前辈戴联奎,谨慎得没有编印自己的诗文集。尤其是政治,沙元炳鲜有诗文述及,偶有写到,大多隐晦,多用典故。不过这意味他和熊希龄殿试之后,就已绝交。沙元炳携手友人向熊希龄推荐过一位英才蔡和林。

蔡和林,字竹贤,河南信阳人。关于他的事迹,最初见于《辛亥如皋独立史料缀补》:辛亥年间,蔡和林是两淮缉私营管带,原驻泰州东乡海安。他下属约有两三百人,部分也驻扎如皋境内。缉私营的武器装备、军队纪律,都要好过绿营。他行为伍,却喜好结交如皋文人。他与沙元炳的好友——书画家许情堂,多有往来。蔡和林和沙元炳,也已结识。清民鼎革,他积极配合沙元炳等如皋乡绅,支持如皋宣告独立。沙元炳出任如皋临时民政长,蔡和林协助沙元炳,负责军政方面的工作。“后来张謇还让徐同庆等部,归他指挥,升为标统。”

蔡和林对沙元炳、张謇,还有其他支援。1913年9月26日《通海新报》刊出《通海如泰东盐代募宁赈启》。此次救济南京灾民运动的发起人就有:如皋蔡竹贤、陈君谋、沙元炳、道少吾等,南通张謇、张謇等,海安韩国钧等。

至于《辛亥如皋独立史料缀补》述及蔡和林升职,此事还与熊希龄、沙元炳及这次救灾有关。《熊希龄先生遗稿》录有一册《张弧等致熊希龄电》。张弧(1875—1938),字岱杉,浙江萧山城厢镇人,光绪年间举人,1912年任职两淮盐运使,后任财政总长等职。1913年8月29日,熊希龄接到张弧、张謇、韩国钧、沙元炳四位有关江苏的重量级官员的电报,兹录如下:

北京熊总理鉴:

夙。宁事所闻,益不可疏忽,海、如□□江外,海、泰尤接近江阴,溃兵土匪气息堪虞,仅恃蔡統領和林所统淮南缉私三营,分驻防卫,按照已不敷布置。自雷巡閱使将来占元原驻盐陀兴东之三营调赴前敌,岱杉电调蔡军分兵前往填驻,为通、如四县计,我虑地广兵单,若更抽减,无以言防。

盐东四县,米营外本另有三营,岱杉为官,取以自辖,岱行已矣,尚无统将,拟请专程总统,任蔡为淮南缉私統領,将盐东缉私三营一并归属,冀收六营六县统哨分州三镇。原辖之通、如等三营,清查照八月三号军事会议处转奉总统总函谕,仍驻原地保卫治安,桑梓安危所系,□□□□□□。

蔡和林自辛亥以来防卫通、如,舆论洽然,拟请中央任命为淮南統領,并授陆军□尉之职,令有系统,亦奖前劳,并盼先复。

(此处□皆原文如此)

这则电报,说明了沙元炳等人积极举荐蔡和林升职的缘由:1.1913年,北军与讨伐袁世凯的国民军,大战南京。兵燹不止,灾民四逃,土匪四起,因此江阴、江北诸县军事防务急需调整。2.“洽然”词短情重,意味蔡氏自辛亥以来,统率缉私营,防务南通、如皋等地,尽职尽责,获得张謇、沙元炳等乡绅的充分信任。史实证明,熊希龄接受沙元炳等人的提议,同意蔡和林升职。

除去沙元炳的友人蔡和林,另一位沙元炳的学生——庄乡绅黄哲人,也和熊希龄先生有过因缘。笔者手头的民国印书《黄哲人纪念册》所示:1930年,黄先生出任世界红卍字会如皋分会会长。世界红卍字会会长熊希龄撰写了《急慈先生千古》,称赞他“秉性率真,慈以接物,和以待人,一乡称善,化俗为淳,翊赞丕绩,宣德扬仁,掖才勤学,善诱循循,推食解衣,普济饥贫”。

从沙元炳到黄哲人,熊希龄与如皋师徒两位慈善家结缘。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戴为然与红色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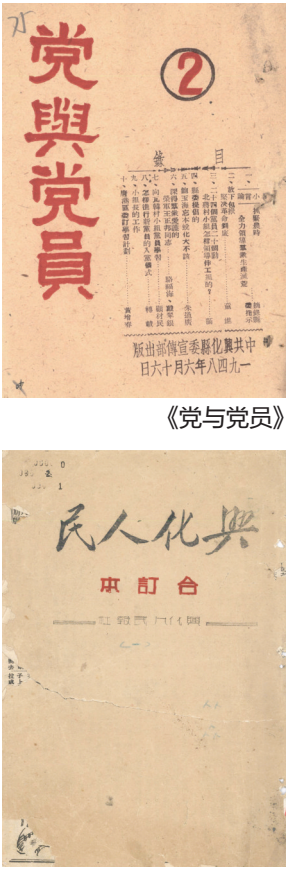
□夏俊山



《支部通讯》



《学习》



《党与党员》



《兴化人民》

传家宝

戴为然,1916年出生,泰州人,曾就读于韩国钧任董事长的“时敏中学”(泰州中学前身)。新中国成立后,戴为然任南通地委副书记、书记,后来任过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战争年代,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戴为然不仅有文化,还能写文章。1945年7月至1948年4月,戴为然任兴化县委书记时,兴化县全境尚未解放,为了搞好党的工作,发动群众,戴为然十分重视红色报刊。笔者执教兴化,接触到的1947年至1948年的红色报刊就有四种。

一、《支部通讯》

1940年12月,中共兴化县工委在戴窑成立。1941年1月7日,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陈丕显在戴窑主持召开中共兴化县工委扩大会议,宣布撤销中共兴化县工委,成立中共兴化县委(旧址位于兴化市戴窑镇中心巷33号)。

1947年,在县委书记戴为然领导下,兴化县委宣传部创办了《支部通讯》。该刊根据来稿情况,编印出版日期常有变化。例如《支部通讯》第2期,“目录”后,有一则“写在前面”:“一、支部通讯第二期因来稿稀少,又延迟了十天出版,特此歉意。二、这期以反对妥协投降思想为中心,希各区研究,具体在支部中组织、阅读、讨论,并把具体进行情形告诉我们。三、支部通讯以进行党内思想教育(包括发扬与批评)为主,希各区来稿能注重这方面。(来稿寄县委宣传部)……”

从“写在前面”可以看出:当时办刊有困难,稿源不足;斗争形势不乐观,党内存在妥协投降的思想;党内民主气氛浓,县委能充分听取不同意见。《支部通讯》4期1947年6月1日编印出版(图一),第一篇文章《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作者华海),表明当时的斗争形势很严峻;第二篇文章《杨吉盛替狗死》(作者戴为然),杨吉盛是兴化草冯庄人,勾搭还乡团,最终送了命。县委书记戴为然动笔写下他的故事,告诫大众不能为反动派卖命,有着很强的教育意义。

1949年3月,戴为然调到南通地委,先后任南通地委副书记、书记,其宣传才能在《支部通讯》已经显山露水。

二、《学习》

《学习》原是中共兴化县委宣传部的“对内刊物”,至1948年2月已经出版了12期。1948年3月,《学习》改版,对外发行。

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兴化县城虽然尚未解放,但解放军攻城只是时间问题。为了搞好土改,巩固解放区,“支援前线,最后打倒蒋介石匪帮”(引文见第一页),兴化县委开展了土改整党。新版《学习》第一期重点宣传“土改整党”。首篇小言论《贯彻政策思想 完成一九四八年整党任务》,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从上海调来的党员干部陈大同。文章指出:“土改整党是最重要的一件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土地改革、复查、平分土地,我们都出了很多劲,有了很大成绩,但是检查起来,成绩不够大,还有些毛病,走的是弯路。”接着是张存山创作的宣传土改整党的“七字唱”八首,第二首写道:“二月里来好春光,区委同志到庄上,要看病来先搭脉,来与群众细商量。群众回言莫的慌,庄上中农要补偿。共计被铲十三家,几家种田没口粮。十六七户没得车,评错成份好几家。这些事情要解决,才能安心种庄稼……”

《学习》第二期的出版日期是1948年8月18日,与创刊号比,除了“小言论”等栏目外,增加了“工作研究”“红榜”,内容更为丰富。第三期出版日期是1948年9月1日;第四期出版日期是1948年9月17日……根据形势变化,《学习》出版日期并不固定。

三、《党与党员》

1948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为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打击敌人,中共兴化县委创办了《党与党员》杂志。

《党与党员》杂志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初定每月1期,由兴化县委宣传部出版。栏目设计比较灵活。例如,1948年6月出版的《党与党员》2期,目录页有10篇文章。首篇为《小言论》(摘录县委指示),第二篇为《放下包袱 坚决革命到底》,接下来为《二十个党员二十个动——北蒋村小组怎样领导伴工组的》《县委提倡的》《鲍玉海忘本蜕化大不该》……1948年7月出版的《党与党员》3期,目录为《共产党简史》(作者火玉)、《漫谈反攻》、《宣传口号》、《共产党来后》(作者张存山)、《永远忘不了党的恩》(吴泰)……

兴化是1948年12月解放的。从《党与党员》的目录可以看出,我党十分重视宣传和自身建设,1948年7月,开始宣传反攻,准备反攻。党的干部亲自写文章,不仅有戴为然,还有1939年参加革命的干部张存山等人。

春光,区委同志到庄上,要看病来先搭脉,来与群众细商量。群众回言莫的慌,庄上中农要补偿。共计被铲十三家,几家种田没口粮。十六七户没得车,评错成份好几家。这些事情要解决,才能安心种庄稼……”

建国后,张存山曾任兴化县委书记。

四、《兴化人民》

《兴化人民》是一份报纸,1947年,“兴化人民报社”出版,正常情况下,《兴化人民》两天一期,每期为八开两个版面,发表文章10篇上下,有时也增加到4版。报纸印好后发到各村,估计印数不多,因为笔者看到该报的说明:在每个村的墙上贴一张。

笔者不清楚“兴化人民报社”的情况,《兴化人民》采用民国纪年,40期、41期刊有《本报启事》:“今后来稿,希望寄兴化人民通联科收,切勿再写私人名字,以免误拆或遗失。兴化人民报社启。”

《兴化人民》栏目多样,有时事新闻、小通讯、小言论等,还有通俗文艺、广告、童谣、谜语等。例如《兴化人民》39期1版就有广告“新书到了”:《小二黑结婚》(一百元);合力准备大反攻(二百元);《自卫战歌》(四百五十元);《华中华北地图》(二百元);《祝寿》(小调歌剧)(一百元)。2版发表了《复查小唱》(送才郎调);73期2版有《参军鞋(童谣)》:“小大姐,住河东,针线头,真精通,做新鞋,很用功,日夜里,不放松,人问大姐忙什呢?她说道:眼下参军闹哄哄,青年报名一条龙,做双新鞋送参军,前线杀敌立大功!”

《兴化人民》最具珍藏价值的是59期,报社因修理机器,故障没能排除,59期暂时改为刻钢板油印,报头用红色油墨套印,整个版面显得很别致。

2011年8月24日,戴为然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他为建立新中国所作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笔者整理和发掘当年的档案资料,既是对他的缅怀,也是为了“引玉”。

界河边歌声

□孙同林

地名掌故

“界河边,穷地方,十年就有九年荒。家家都有讨饭儿,穿的都是破衣裳。富户人家办丧事,叫花子坐了十八桌,主人回头看一看,还有半桌没坐上。”这是现住界河边的烈士遗孀、老共产党员徐明老人唱的一首民谣。现年105岁的徐明老人见证了100多年来界河边走过的人和发生的事。徐老会唱许多民谣,大多与界河边有关。

界河边是个地名,地处如东县袁庄镇东北的孙庄村。

界河是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据徐老回忆,早年的界河以北是泰(州)界,河南是皋东乡(如东)界,故而称为界河,小河两岸便习惯称为界河边。当年的界河边有横港(皂角树)、界河、凌河、西捻和竹园等5个自然村。世事更迭,沧桑巨变,当年的界河如今已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河塘。

界河边原来2000多亩无主荒地,这些地是“白田白地”,也就是寸草不生,人称“兔子不屙屎”。一些行乞来到这里的讨饭人,因见这里的土地无主,便纷纷在此落脚,或搭个窝棚,支起锅灶,便渐渐有了村落模样。现在还能数出的讨饭人有王门的缪氏,康四梅、刘六文、缪同庆、缪三才、杨二、杨兴春、康四发等等,还有李炳发、康传余、康传芳等人的父辈。康四梅母子在徐老的记忆中尤为深刻,她们母子外出

讨饭,常被地主家的狗咬得头破血流。除夕这一天,是讨饭人的大赦日,这天富人家往往最肯动恻隐之心,讨起来快,因此,穷人大都会在这一天携儿带女出门行乞。多少个大年三十,康四梅母子讨饭归来,身上滚成了泥猴,冻成了冰坨,衣裳粘在身上剥都剥不下来。

每当大户人家办丧事,界河边的讨饭人纷纷去“吃白食”(吃白食是当地一种风俗,或称“吃大户”,这一天有人上门乞讨,主人不得轰赶),讨吃的乞丐们被统一安排在车棚(一种牛力水车棚屋,低贱场所)里。有一次,界河边附近的一位财主办丧事,仅界河边的讨饭人就坐了十八桌,主人回过头来发现,门外还有几个乞丐没坐上,于是,界河边有十八桌半乞丐的事便传了出去,有人嘲讽说,是讨饭人让界河边成名。

由于界河边有“十八桌半”的穷名,以至外面的人家“有女不嫁界河边”,而界河边的男子则纷纷逃离,走出去,到人家当上门女婿,使得界河边的人越来越少。

界河边的穷,一是有地主的剥削,二是因为这里的土地盐碱成分高,不长粮食。界河边的地势低洼,每逢大雨,四边的水都向这里积聚,年年遭水灾。大水退去以后,经太阳一晒,长时间在咸水里浸泡的土壤表面生出白花花的盐霜,附近许多穷苦人便来这里捡土坷垃,把上面的白盐霜刮回下来熬制成卤水,充作食盐。这种水又苦又涩,但总比没有食盐强,而且,这种盐水可以用来腌制咸菜、制酱等等。尽管界河边人像所有农

人一样,起早摸黑辛勤地在土地上忙碌,到头来所收粮食却寥寥无几,徐明老人又唱起一段歌谣:“大雨一下浪打浪,太阳一晒起盐霜。颗粒无收命难保,百姓年年遭祸殃。”收秋以后,界河边人还是走那条老路——出门乞讨。

界河边是一部活生生的苦难史、血泪史,也是一部革命斗争史。

1941年,新四军东进来到界河边,界河边人纷纷起来参加革命,开展轰轰烈烈的“二五减租”和艰苦卓绝的抗日活动。为了动员农人积极参加“二五减租”运动,界河边人编出小曲:“过去是小户人家种大户的田,大户人家用小户的钱;现在人人都有自己的田,大户小户过一样的年……”以此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与地主恶霸作斗争。

界河边人还会唱这样的民谣:“说东洋,到东洋,东乡(如皋东乡)来了恶魔王。自从他们来中国,三个月想把中国亡。中国人民有力量,团结一起来抵抗。如今抗战四年整,我们越打越坚强。”民谣鼓舞了界河边人的斗志,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革命斗争长河中,界河边涌现出王绍龙、曹达富、曹显道、曹达琪、孙惟年等优秀儿女,他们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不惜献出宝贵生命;康明德烈士在界河边为掩护同志们转移被敌人抓住,身上被捕数十刀,慷慨就义,他们的悲壮之举在界河边人心中竖起丰碑。斗争的残酷没有吓倒界河边人,界河边儿女前赴后继,勇敢向前,徐明、孙恒彪、孙恒龙、孙恒豹、孙恒裕、孙纬经、吴兴梅、

缪同庆、缪锡山、缪三才等热血青年纷纷站在铁锤和镰刀旗帜下举起拳头,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徐明、吴兴梅、徐凤莲、薛来民等女同胞积极支前的先进事迹曾登上苏中报。

当年十八桌半中的缪三才、李炳发、缪锡山等人踊跃参军,他们先后在台儿庄、孟良崮等重大战役中打出界河边人的神威,勇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当美国帝国主义在鸭绿江边烧起战火的时候,界河边人又唱起这样的歌谣:“朝鲜是我东家墙,墙倒狼要进我场。抗美援朝齐出劲,胜利果实有保障。救邻就是救自己,哪能袖手站一旁。兴家必须先爱国,这个道理记心上。国家安全得保卫,幸福日子长又长。国防力量要充实,加紧生产靠后方。供应原料棉麻油,种植技术多改良。生产生产再生产,胜利胜利在前方。爱国生产加紧搞,争当模范有荣光。”歌声激励界河边人积极参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缪三才等人义无反顾,跨过鸭绿江,成为志愿军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缪三才被一颗燃烧弹严重烧伤,英雄重又回到生养他的界河边。

如今,界河边“十八桌半”的那些人早已故去,但那断断续续的界河水还在静静流淌,界河边的地名还在被今人延用,界河边先辈们养成的“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爱党爱国、团结拼搏”的精神被后辈们继承,代代相传。又有人编出一段新歌:“界河边沐春风,田野之上歌声浓,水清岸绿家园美,‘十八桌半’人成‘富农’。”